



大丈夫彭玉麟

不曾远去的男人

魏振强

新年初，湖南衡阳已显初春暖意，皖江文化研究会一行在衡阳彭玉麟研究会同人陪同下，寻觅、凭吊彭玉麟遗踪，先后至其墓庐、故居、晚年居所“退省庵”及其就读过的石鼓书院，众人一路心生敬意，也心生想象——要是能与这样的人为友，该是多么幸运的事。

彭玉麟的身上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，他有勇有智有仁有义，也是一位极富深情的男人。在人人追逐官位的圈子里，他六次辞官，但当民族处于凶险之时，不顾年迈，主动请缨，披甲上阵，痛击来犯之敌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。也许正是因为谦逊、沉默、朴素如石的性格，在晚清“四大名臣”中，他不为世人熟知，名气远不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。

说彭玉麟是君子，不为过；说他是大丈夫，不为过；说他是晚晴乱局之中最后一抹亮色，不为过。这位在安庆这块土地上长大的男人，虽然远去，却不曾走远。“不曾走远”，是美好想象，也是美好期待。

彭玉麟画像

版式：伟东

彭玉麟的皖江情结

汪军

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彭玉麟第一次回祖籍衡阳，有诗《道光辛卯丁大母艰，由皖江别舅氏，侍双亲初归衡阳》：“上奉双亲别渭阳，缟衣难释祖慈伤。儿时不识家何在，十七年才返故乡。”皖江就是安庆，彭玉麟祖母在老家病逝，彭玉麟一家在江畔码头与舅舅道别，这是虚岁十七的彭玉麟第一次回祖籍衡阳。其父彭鸣九任安徽，曾任怀宁县三桥巡检。其母王氏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王维则之女。王维则游幕岭南、皖江，卒于安庆。王氏依母沈氏，居于安庆城西黄甲山，因怀宁县令任寿世之媒，与彭鸣九成婚。

但是彭玉麟没想到，这是与皖江的一次长久告别。此前彭鸣九将自己积累的俸禄寄给衡阳亲族，置薄田百余亩。回到衡阳后，问其田，亲族不与，反勒彭鸣九支付其母赡养费。彭鸣九忧愤成疾，第二年病故。彭玉麟兄弟与母王氏不断遭受亲族无赖上门凌辱，而安庆舅氏此时亦故去，黄甲山老屋已无法再回。

彭玉麟有深厚的皖江情结，多年后重回故里，亦有诗《过皖江外氏废宅》：“园馆楼台感废兴，窗梧不复旧时青。渭阳花落悲啼鸟，月冷房空草一亭。”除皖江之外，其诗集亦多次出现皖伯、皖水、皖城。彭玉麟人生起点在黄甲山，终点亦在此，1888年彭玉麟扶病巡阅长江

水师，至安庆黄甲山以衰病开缺回籍，一年后病逝。

彭玉麟在安庆生活的嘉（庆）道光（光）年间，正是省会安庆经济文化的兴盛时期，安庆府人口六百余万，为安徽人口第一大府。据统计，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全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00人的17个府州厅，除太仓州、海门厅、通州、太平府、临清州面积较小外，其他如苏州府、松江府、江宁府、常州府、镇江府、扬州府、嘉兴府、绍兴府、杭州府、湖州府、宁波府、安庆府辖境较大，人口总数也较多。“江南地区长期保持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人口密度，显示了江南地区在明清两代的经济地位，庞大的人口数量也为戏曲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”安庆府形成了庞大的进士、举人群体，以及桐城古文派（姚鼐）、徽班皮黄戏曲（程长庚）、皖派碑学篆刻（邓石如）等文化现象，清朝官方文件常以“安庆省”代称安徽省。

彭玉麟在安庆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有着温暖和明媚的记忆。黄甲山在城西南，距离大西门（正观门）很近，舅舅经常带着彭玉麟到西门外河下游玩，登大观亭，俯瞰长江。河下是安徽重要的盐业集散地，商贾繁荣，清代安徽盐区，皖北凤颍六泗十九县，为淮北盐区销地，皖南

徽州（州）广（德州）一带十县，为两浙盐区销地，中部安（庆）庐（州）滁（州）和（州）宁（国）池（州）太（平）七府三十一县，在省垣安庆西门外皖河入江口，设皖岸督销局，行销淮南之盐。“皖省所销准盐，系由票商按轮档之法，用帆船运抵本岸，各商仓存储在政府监督之下，由盐行代售商引。”旧时盐河河道，在皖河入江口谢家墩下游，因沙洲壅塞，康熙中叶在沙漠洲“濬新河以泄之”“滩高流急，不便行舟”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安徽巡抚裴宗锡“濬漳葭港故道，命曰永济河，而皖水始安流如故”。盐河岸边，盐仓、盐行、盐卡，密集在大观亭下盐店街、横壩头、鲍家巷、古牌楼街、通江巷、四眼井一带，人流熙攘，商埠林立。河下伴随盐业繁荣，从康乾盛世，一直持续到抗战沦陷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，湘军攻克安庆，彭玉麟以安徽巡抚身份回到安庆，安庆已是满目疮痍，面目全非。在萦绕儿时与舅舅一起游玩记忆的西门外河下，彭玉麟出资修复了大观亭余阙墓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六月初三曾国藩日记：“出城拜彭雪琴，值渠新修余忠宣公墓告成致祭，余适过其地，因与同行二跪六叩礼。旋至雪琴船上久坐。”在余阙墓前拜谒的曾国藩、彭玉麟，心境是不同的，曾国藩恭敬肃穆，彭玉麟则感慨万千。彭玉麟还为大观亭撰写了一幅长联，气势磅礴。

彭玉麟所撰大观亭长联的上联：“五千年皖公何在，地接东南，消除浩劫，选胜快登临，尽鹤唳丹霄，鸥盟黄浦，拓此一亭佳景，荡涤胸襟，寄语墨客骚人，莫孤负新秋月。”下联：“卅六载贱子重来，天开图画，俯仰狂吟，凭栏休感慨，看龙峦叠翠，鹤屿浮青，骋我百战壮怀，放开眼界，收览练湖濠岳，依然是旧日山河。”何谓“卅六载贱子重来”，盖彭玉麟生于安庆，居城西黄甲山，十七岁始返祖籍衡阳，距“重来”三十余年矣。

大观亭北临鸭儿塘（清水塘），西临盐河，南临大江，恰似一孤岛。王渔洋《余忠宣祠》：“清水塘边余阙祠，云霄浩气凛须眉。英姿飒爽犹横槊，古砌荒凉只断碑。鹤化千年非故国，鸡鸣十庙不同时。皖江便是田横岛，义士悲歌为涕。”首次以田横岛称呼大观亭。徐秉成《登大观亭记》：“此则过田横之岛，烈士累觐；经睢阳之城，行人殒涕者也。”亦以田横岛称之。大观亭记忆历代叠加，余忠宣、彭雪琴、徐锡麟、熊成基、皖江九烈士，皆田横之义。平山头麓，鸭儿塘畔，大观亭、望华楼、皖军北伐阵亡先烈忠魂亭一字排开，南北两侧有余忠宣公祠、周恂慎公祠、辛亥革命皖江九烈士墓，展示了“皖江田横岛”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。